



中國傳統節日閒談——清明

文／圖·物理所85級 林俊光

在中國傳統的二十四個節氣當中，今天我們會拿來當成重要節日看待的，就只有「清明節」了。

中國的傳統「農曆」是一種陰陽合曆。這種曆法既要配合地球的公轉週期（陽曆）、也要配合月球繞地的運轉週期（陰曆）。但「節氣」的安排可以視作地球公轉軌道上的二十四個切分點，完全不顧朔日、望日的月相為何，因而一般人很難用農曆來自行定出節氣的日期。今日大家喜歡用國際公曆（純陽曆）來翻查節氣，因為每個節氣都會固定地落在陽曆中的幾個特定日子，非常容易估算與記憶。不過，農曆本身內含著陽曆的週期與規則，所以每年的「清明」一定都落在中國傳統農曆中的「二月下旬」到「三月上旬」之間，絕對不可能相差太遠。

節氣清明與三月上巳

東漢崔寔所著的《四民月令》，是一種作為人民在各個月分的農時行事指導書。裡頭的「三月」條目中提到「清明節，命蠶妾治蠶室：塗隙穴，具搥、持、薄、籠。」這是最早單獨論及清明節氣的記載。不過我們在這裡，見到作者提及清明節當天要備妥材料，開始製作棚架以準備養蠶，似乎沒有任何過節的氣氛在裡頭。到了南北朝的《荊楚歲時記》本文中，更是未見到「清明」的隻字片語。在隋唐之前，只有「立春」和「冬至」是兩個訂有官方重大儀式的節氣。因此「清明」原本如同其它大部分的節氣一樣，在人們的心中並不特別顯眼，沒有必要為清明舉辦應節活動。

不過在上古中國的三月裡，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節日——上巳節。春秋戰國年間，人們在暮春三月即有到水邊「祓禊」的習俗——「祓禊」是一種祛除惡鬼穢物的儀式。在《周禮·春官·女巫》中記載「女巫掌歲時祓除、釁浴。」鄭玄注為「歲時祓除，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。釁浴，謂以香薰草藥沐浴。」這裡所謂的「上巳」是指用干支計日法，在三月裡遇到的第一個「巳日」。每年到了三月的晚春時光，氣候已變得暖和，因此人們便結伴到水邊沐浴，藉由淨身來祛除穢疫。在《論語》中有一段大家熟悉的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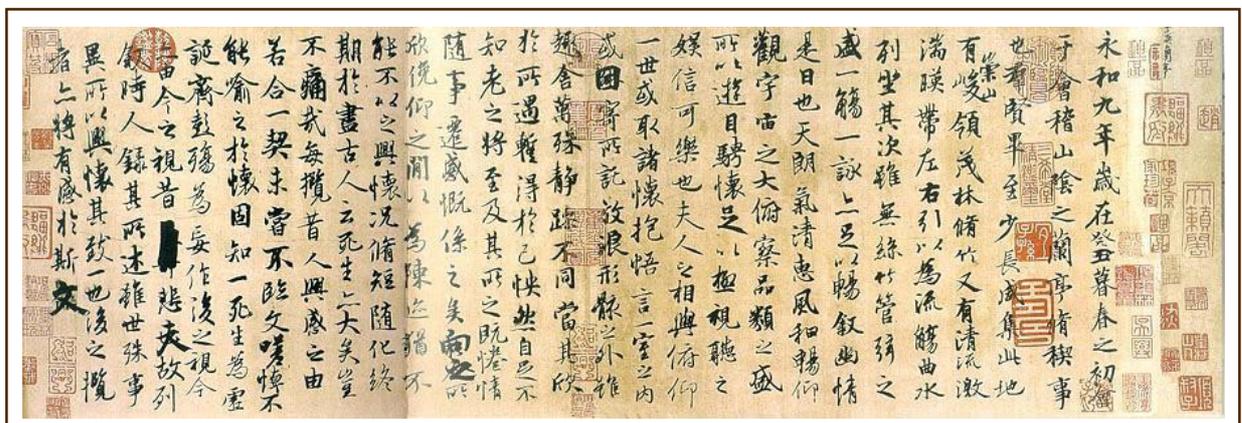
美文字：「暮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、童子六七人，浴於沂，風乎舞雩，詠而歸。」可見得這個「上巳節」在春秋時代的魯國，已經從原來的祓除之祭，轉成一種來到河水之旁的郊遊活動了。

當時間來到了漢代，《後漢書·禮儀志》中有載：「是月上巳，官民皆潔於東流水上，曰洗濯祓除，去宿垢疾為大絜。」可見得夏曆三月的「上巳節」，仍是兩漢人民重視的一個節日。

進入魏晉年間，用干支紀日來決定時令的習慣已經逐漸廢除，此時人們便將原來的「上巳節」訂定為「三月初三」。《荊楚歲時記》上記載：「三月三日，四民並出江渚池沼間，臨清流，為流杯曲水之飲。是日，取鼠曲菜汁作羹，以蜜和粉，謂之龍舌絆，以厭時氣。」在這個重新定為「三月三」的上巳節，人們的習俗還是維持原先「春遊」和「除穢」兩個元素：除了用食用「龍舌絆」這種羹湯來鎮壓惡氣之外，還另外演變出一種「流杯曲水」的歡宴。

「流杯曲水」又稱「曲水流觴」。晉朝的士人們相約在上巳這天聚會，先令僕僮盛酒於小杯子之中，到上游將酒杯放入河水任其漂流；結伴出遊的士子們，便在下流河畔歡宴，撈起順流而來的杯子，舉杯暢飲者則必須高聲作賦，眾士子藉著朗誦詩賦而彼此喧嘩嬉鬧。王羲之的《蘭亭集序》，便是在公元353年的上巳節，與當代名流雅士們一起在「蘭亭聚會」中，寫下這篇千古傳頌的書法名作。

中國文人的「曲水流觴」，到隋唐時代便逐漸消失了。後來繼承這種民俗的，在台灣有中元的「放水燈」——但現代的「放水燈」已還原為更早先的「祓禊」意象，完全沒了蘭亭流杯宴時那股濃濃的文人氣息。



〈蘭亭集序〉



古人祭祖的型態

中國人一向有著「慎終追遠」的祭祖觀念。不過古人究竟是以什麼樣的型式來崇拜祖先，卻不一定和我們今天的想法完全相同。先秦時代十分講究封建禮制，因此關於墓葬與祭禮，全都有一套非常繁瑣複雜卻又相當完整的描述。古人的「禮」，並不同於我們現代所謂的「禮貌」，而是一種無所不包的「禮制」，是古代的立國基本精神與社會的道德指標。清代的顧炎武認為，在秦漢之前的中國禮制中，人們祭祖並不到死者的陵墓去，而是在自己家族的「宗廟」裡頭，向著祖先的神主牌位祭拜。這就是所謂的「古不墓祭」。

《禮記·曲禮上》說：「適墓不登壟，助葬必執紼。」鄭玄注疏中提到，即使是在送葬的過程中，腳踩先人的墳墓也是「為其不敬」的。既然「墓」是祖先死後的陰間居所，那麼子孫們跑到父母頭頂上去走走踏踏，可是視為一種非常不敬的行為。

東漢光武帝死後，繼位的漢明帝開始創設了「上陵禮」——到光武帝的墳邊祭拜。不過在創設新祭禮之後的一百年，大文學家蔡邕對本朝施行的「上陵禮」感嘆不已：

吾聞古不墓祭。朝廷有上陵之禮，始謂可損。……光武即世，始葬於此。明帝嗣位踰年，群臣朝正，感先帝不復聞見此禮，乃率公卿百僚就園陵而創焉。……王侯大夫郡國計吏，各向神坐而言，庶幾先帝神魂聞之。今者日月久遠，後生非時，人但見其禮，不知其哀。以明帝聖孝之心，親服三年，久在園陵，初興此儀，仰察幾筵，下顧群臣，悲切之心，必不可堪。（引自三國謝承的《後漢書》佚文）

大意是說，漢明帝本於追念過世父親之心，要求群臣們一起到先帝墓旁的陵園集會，眾人一一向光武帝的御座報告，希望劉秀在陰間的鬼魂也能夠聆聽朝中大事。這種「上陵禮」在每年的正月和八月舉行兩次。但後來人們未能體察明帝的孝心，硬是把這種「不合古禮」的行為當成了新的祭祖方式。當然，「上陵禮」在東漢的施行，有其作為統治手段上更深一層的意義，不是憤慨的大文豪所能夠理解的。

到了曹魏時代，魏文帝在公元223年以「古不墓祭，皆設于廟」，下詔革除上陵禮，回到了太廟祭祖的古制。又過了一兩個世代，晉武帝則開始實施謁陵之禮，上陵祭拜其父親司馬懿。其後各朝諸帝，或遵循古禮祭祖於廟，或行新禮而謁陵祭拜，就成了一種不斷循環的禮制之爭。

另一方面，我們也在《孟子·離婁下》聽過一則有名的寓言：「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，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返。……卒之東郭墻間之祭者，乞其餘。」這裡提到了主角向「東郭墻間之祭者」乞討食物，代表戰國時的齊國都城之外，人們有上墳祭祖



的習慣，才能讓這位良人吃飽喝足，每天回家「驕其妻妾」。這段故事似乎又與前文所引的「古不墓祭」記載互相抵觸。

直到唐朝杜祐的《通典》一書中，列出公元732年由唐玄宗所下的一道詔令，才讓我們看出上墓與否的詳情：

開元二十年四月，制曰：「寒食上墓，禮經無文，近代相傳，浸以成俗，士庶有不合廟享，何以用展孝思？宜許上墓同拜掃。……仍編入五禮，永為恆式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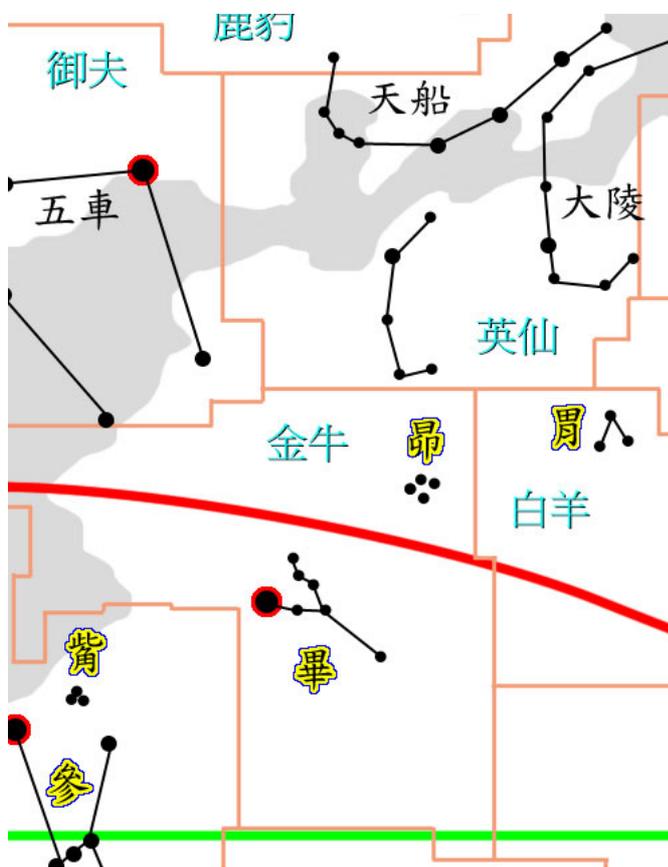
這裡明確地講到了「寒食墓祭」是不合古代禮制的。見諸經典文獻，我們曉得士大夫與鄉紳以上的階級，一向都有用來團結其宗室與家族的「宗祠」或「家廟」。禮制來自於現實的反應，因此對於此一階層之上的人們而言，上陵祭祖是一種「選擇」，而非「必要」，所以古禮便為士大夫作出規定。但普通的庶民百姓卻沒有這類型的「家族聖地」，他們別無選擇，只能到祖先墳前去追思祭拜。這便是「禮不下庶人」、「不為庶人制禮」的例子。

自從西漢末年開始，身處於社會中上階層的豪門世族，也逐漸開始施行上墓祭祖的習慣，「由下而上」的習俗浸染與演變，到了隋唐時代終於成了定局，堅持古禮的知識份子再也無法阻擋這種趨勢。唐玄宗為了迎合這項既定事實，下令將「寒食上墓」定成了標準禮制。從此之後，「墓祭」便成了中國人祭祀祖先的典型方式了。

「上巳」、「寒食」雙雙併入了「清明節」

「上巳節」是夏曆的「三月初三」，而節氣中的「清明」也大致落在與上巳節相近的日子。隨著時代的演變，到了宋朝，人們對「清明節」的重視提昇到相當的高度。連帶的影響所及，則是時間相近的「上巳」、「寒食」兩個節日的全面消退。雖然「上巳」在今日許多地方仍有民俗應景的活動，但和南北朝之前的盛況相比，卻顯然已經遜色許多。

「上巳」的兩大主題，一是春遊，另一則是祓除。清明節融入了上巳的春遊踏青之俗，所以我們可在宋朝的《武林舊事》中發現到這一段描述：「清明前後十日，城中士女艷妝飾，金翠琛綺，接踵聯肩，翩翩游賞，畫船簫鼓，終日不絕。」蘇東坡在《東欄梨花》詩中也以「人生看得幾清明」來感歎自己的愁思心境，與眼前繁華清明景象的對比。另一個著名的例子，或許就屬北宋後期的名畫《清明上河圖》：一幅北宋都城汴梁（今開封市）在清明節當天熙來攘往的熱鬧景象，以散點透視法的工筆精細地具體描繪出來。



【圖1】現代「昴宿星團／積尸氣」與「大陵星座」的相對位置 林俊光 提供

三月暮春上巳的另一主題為「祓除」，我們可以從《禮記·月令》中得到它的天文由來：「季春……命國難，九門磔攘，以畢春氣。」鄭玄注：「此月之中，日行歷昴。昴有大陵積尸之氣，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。」在中國傳統的星相術當中，黃道上的「昴宿」是由「大陵積尸氣」所構成，這就是所謂的「昴宿星團」，即西方金牛座中的「七仙女星團（Pleiades Cluster）」。中國古代的天文學家見到，這一時期的太陽正好經過這團天空陵墓所散發出來的屍鬼之氣。天空的象徵反應到了現實人間，便是它所逸出的穢氣，將會讓大地上的厲鬼冒出作祟，因而人們必須作「儺」來加以驅逐。上引《禮記》原文中的「難」字，可以改寫成後起字「儺」，「儺」即是一整套驅邪儀式的統稱活動。

附帶一提。在今日西洋占星學中，太陽通過金牛宮「昴宿星團」的日子是在四月中旬。但若考慮到天球北極的位置變動——歲差效應，可以回溯推測出兩千多年前，太陽運行到昴宿（金牛宮西側）的陽曆日期會比現代還要來得更早，也就是時間將會提前到陽曆的四月上旬，正好與「清明」、「上巳」之日重疊。這證明古代中國天文觀測得到的現象是正確的。

為了應合太陽掃過天空這座「大陵」的墳墓象徵，人們還朝另一個方向作出聯想，把這個時節訂成了「掃墓」的日子。不過我們曉得，「清明」在南北朝之前並不特別重要，所以人們很自然地找到另一個同樣源自天文定節的日子——夏曆三月的「寒食節」——來搭配著「祭祖掃墓」活動；這正是「寒食上墓」成形的時代背景。不過「寒食節」與節氣中的「清明」只相差了一天，隨著寒食節的逐漸式微，「寒食上墓」便改成了「清明掃墓」。在今天閩南人的習俗中，清明掃墓當天的應景食品為「潤餅」，或多或少正是繼承了寒食節當天的「禁火」象徵。

中國的幅員遼闊、族群繁多，所以各地的習俗還是有許多大大小小的差異。雖然為



數眾多的漢人以「清明節」作為上墓祭祖之日，甚至為它冠以「民族掃墓節」的名字，不過「清明節」原是吸收了「上巳」和「寒食」等等多方民俗來源的綜合型節日，因此仍有不少地區的人民在這一天，選擇以「春遊」或「招魂」來當作清明的應節活動。

到了今天，「清明節」的歡樂氣氛已經遠遠不如宋朝時期的鼎盛，街頭慶典也已轉移到了大年節假期中的「元宵節」去了，而且原本的「清明／寒食／上巳」裡頭的許多相應節俗和食品也未保留至今。即便如此，目前的「清明節」這一天，依舊是華人世界裡的一個重要傳統節日。

餘話

民俗的流轉是非常多元又相互交錯的。在南朝梁代所成書的《續齊諧記》中記載，東漢章帝（公元一世紀後期）時代的平原縣令「徐肇」，其夫人於三月初生下三個女兒，卻在三天之內全部夭折。鄉里鄰人認為此事不祥，於是大家便來到河邊祝禱，將盛酒之杯放水東流，藉以禳災祛禍。這是前述「曲水流觴」起源的另一種說法。不過學者與民俗研究者多用「暮春舞雩」和「戰國秦昭王祭河」二事，來當成流觴之俗的起源。於是這則晚至西晉才出現的徐肇三女夭折傳說，通常只當成一件備考故事來看待。

不過，當這一典故渡海東傳到了日本，徐肇三個女兒的傳說，便與當地原有的習俗相結合；經過一番修改之後，三月三日的「上巳節」，後來就成了今天日本民俗中一項具有其特色的「女兒節」。友聲



〈清明上河圖〉